

明月度关山

上部

舞清影
著

卷十

舞清影
著

明月度关山

上部

目 录

01 - 命运的巨轮	1
02 - 这是什么鬼地方	18
03 - 留守儿童	40
04 - 下山	56
05 - 突发事件	76
06 - 比亲生父亲更像父亲的人	91
07 - 不会打扰她	107
08 - 针锋相对	124
09 - 可疑的关山	143
10 - 秋收不仅仅是收获	165
11 - 往事如风	187
12 - 谣言风波	207
13 - 负气下山	223

14 - 老师，我们喜欢你	245
15 - 主动放弃	261
16 - 背叛	285
17 - 他，怎么来了？	305
18 - 月光	325
19 - 温室兰草	348
20 - 明月，我喜欢你	367
21 - 顽强的生命力	386
22 - 命运和她开了个好大的玩笑	401
23 - 一路相随	424
24 - “同居”生活	447
25 - 分道扬镳	465
26 - 表白	488

27 - 将功补过	510
28 - 我答应你	525
29 - 被时光掩埋的秘密	541
30 - 助力扶贫	563
31 - 消除误会	588
32 - 彼此惦念的冤家父女	612
33 - 高冈村的春天	632
34 - 苦肉计	654
35 - 明月度关山	674
番外一 关晓瞳	694
番外二 长大后	698

01 命运的巨轮

多年以后，明月仍旧清晰地记得她在同州火车站的那个夜晚。九月的同州，已经让人感到丝丝凉意。天下着小雨，明月独自拖着硕大的行李箱，挤进等待安检的队伍。同州是省会，全国铁路枢纽，每天发送到全国各地去的旅客达十万人次之多。明月排在队伍末尾，她的前面站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南方人，是个男人，体型消瘦，个头偏矮，正扯着方言在打电话。他的伞尖时不时会撞到明月的头，凉凉的雨滴渗入头皮，让明月感到很不舒服。

其实行李箱里有雨伞，但她懒得拿出来，她向后退了一步，避开伞尖，又拉起卡其色风衣的帽子盖在头上遮雨。她望了望四周，华灯初上，夜色阑珊，远处的城市建筑犹如一群蛰伏的巨兽，朝她瞪着狰狞的双眼。同州不是她的出生地，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，让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明月始终找不到归属感。

手机在衣兜里嗡嗡震动，她掏出来，看到屏幕上显示的人名，不由得皱起眉头。“爸。”她轻轻叫了一声。

打来电话的是明月的父亲，明冠宏。明冠宏在边疆部队待了近二十年，讲话的语气和脾性都还是军人那一套。

明冠宏问：“你到火车站了？”

“哦。准备进站。”

明冠宏顿了顿，说：“爸明早可能接不了你了，你刘阿姨……”

“不用，你不用过来。”明月抢着打断明冠宏，可又不知道下面该说些什么，干脆抿着嘴，等明冠宏说。

明冠宏沉默了几秒，“那你保重，到了皖州给我来个电话。”

“好。”两人虽是父女，可见面或是打电话从不说再见，明月听到耳边传来嘟的一声，才收起手机，低下头，看着地上泛起的水光，发了一阵子呆。

沈柏舟拎着大包小包赶过来时，明月才排到队伍中央。看到相恋三年的男友沈柏舟，明月惊讶怔住。

“你怎么来了。”明月接过沈柏舟手里的袋子，放在她的行李箱上。

沈柏舟比她高很多，每次见面，他都会欠着身子，神情专注而又宠溺地同她说话。可最近，因为她回户口原籍支教的事，两人大吵了几次。尤其是今天，沈柏舟明知道她要走，却连一个电话都没有，明月伤心之余，更多的是失望。

没想到他还是来了。

行李箱上的袋子印有某零食旺铺的广告，是她最喜欢吃的零食，满满的两大包，足够她吃很久。

沈柏舟探出手，揉了揉她来不及摘下的帽子，拧着一对好看的浓眉说：“女朋友要出远门，我能不来送吗？”

明月看着他，眼圈慢慢红了，她用手蹭了蹭沈柏舟，哑着嗓子叫他：“柏舟……”

沈柏舟的眼睛很亮，比雨雾中的灯火还要闪亮。为了能进站和她多待一会儿，沈柏舟特意买了一张便宜的车票，陪她进站。

沈柏舟是真心喜欢明月，她这次履行免费师范生合约回户口原籍皖州支教，他是一百个不愿意，可又无可奈何。因为明月的家庭有些复杂。他了解的情况是，在明月高中期间，她母亲忽然离世，明月被寄养在姥姥家

里，直到她升入高三，那一年她姥姥去世，明月的父亲转业回到地方并很快再婚。当年凭她的成绩，可以上国内任何一所顶尖大学深造，可性格倔强的明月不愿意接受父亲的资助，最后选择了省内的师范院校，成为一名免费师范生。她在校成绩优异，实习表现突出，市重点小学点名要人，可惜的是，她要回户口原籍支教两年才能通过“双向选择”的方式获得同州市教师编制。沈柏舟父母经商，家境优渥，他几次向明月提出帮她交违约金先留在同州，可都被明月拒绝了，前几天，就在明月启程前夕，他们还为此大吵一架，再然后，就是现在，他主动认输，两人才重归于好。

“旅客朋友们，由同州开往皖州的 k462 次列车开始检票了……”

明月起身拉行李，却被沈柏舟握住手。她仰头看他，被他眼里的惊涛骇浪吓到，动弹不得。四周挤满了旅客，有人推搡着他们。

忽然，沈柏舟上前拥住了明月。

“嫁给我，明月。”

不等她反应过来，明月的手指上已多了一抹清凉。

她的心怦怦狂跳，耳朵里的噪音瞬间消散，唯余他深情的声音，在耳边回旋震荡……

怎么上车的已经不记得了，她在硬卧车厢见到同行的女同学宋瑾瑜时，心情还无法平复下来。

“我还以为你要改签了呢。”宋瑾瑜踩着下铺的床沿，把硕大的箱子塞进车厢左侧上方的行李架。

明月上前帮忙，宋瑾瑜回头致谢，却发现明月指间多了一枚明晃晃的戒指。宋瑾瑜呦了一声，眸光闪闪地笑着打趣说：“你家沈王子向你求婚了！”

明月用手盖住戒指，含混回答：“哪儿有……我戴着玩的。”

宋瑾瑜一把拽住明月，拨开她的手，指着那枚亮闪闪的钻石戒指，说：“得了吧，你要是舍得买真钻石，怎么会没钱交违约金！”

话一出口宋瑾瑜就知道自己错了，因为她无意中戳到了明月的痛处，全系的同学都知道，明月因为家境原因才和她一样被发回原籍支教，她这么说，无异于打了明月的脸。她赶紧讷讷道歉，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明月，你别生气，我这人说话不经大脑，嘴快……”

“算了。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以后，不要再说就是了。”明月瞥了一眼指间闪耀着光芒的戒指，最终褪掉，放进口袋里。

宋瑾瑜一直很嫉妒明月，一方面是因为明月长得比她好，学习也比她好，另一方面，是因为沈柏舟。

宋瑾瑜暗恋学长沈柏舟，暗恋了三年，明月有多喜欢沈柏舟，她只会多不会少。不过，这对所有人来说，是个秘密。

宋瑾瑜看到明月指头上的戒指，脸上带着笑，其实心里早就疼得下起了雨。她和明月聊了几句，就盖着被子面朝里睡觉去了。

明月睡不着，也不想睡，她一个人静静地靠在铺位上看书。其实，什么也看不进去。列车轰隆隆向前行驶，窗外夜色深重，偶尔可见路边的点滴灯火。她的脑子里恍惚闪过一个念头，如果她后悔了，回去同州，又会怎么样呢……

车轮滚滚，撞碎时空，也带走最后一丝可能的机会。

列车到达皖州市火车站时，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九点，由于连日阴雨，气温很低，很多人下了火车都在嘶嘶吸气。皖州位于H省的最西边，三省交界地带，由于城市的三分之二属于山区丘陵地貌，海拔高，所以比地处平原的同州要冷上许多。

“明月，你在找什么？”宋瑾瑜推了明月一把。

“哦，没什么。”明月回过头，和宋瑾瑜随着人潮走出车站。

皖州站不大，外面有个小广场，地上湿漉漉的，但是没再下雨。几个当地人上来搭讪，问她们要不要去邻省的某县，明月摇头，说不去。

宋瑾瑜穿薄衬衣，这会儿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。她指了指附近明显落后同州许多的低矮建筑，“我们吃了早饭再走吧，我得加件衣服。”

明月说好。广场四周都是小饭店和旅馆，她们找了一家相对干净的早餐包子铺走了进去。

店里没什么客人，明月她们点了两笼包子和两碗粥吃了起来。包子是豆角猪肉馅，豆角切得太大，没有熟透，吃完包子，嘴里弥漫着一股生涩的豆腥味。幸好小米粥还算黏稠，明月喝完后，又去要了一碗。

刚坐下，宋瑾瑜就指着桌上明月的手机，提醒她：“你家沈王子。”

明月放下碗，搓了搓被烫红的手指，然后拿起手机，起身走去外面。

沈柏舟是个极体贴的男友，他算着时间打来电话，就是不放心出门在外的女友。哦，现在不能称呼女友了，从明月答应求婚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已经升级为未婚夫妻的关系。两年支教期结束，他们就结婚。这是沈柏舟对明月的承诺，也是他们恋情最好的结果。

明月回来继续喝粥，宋瑾瑜吃饱了一边剔牙，一边打量对面的明月。

按理说她们同学四年，又住在隔壁宿舍，不应该有陌生感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宋瑾瑜每次看到明月，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譬如现在，明月只是低头喝个粥，那娴静安稳的样子以及细致的眉眼间透出的幸福，就让宋瑾瑜觉得扎眼。可又一想，明月再完美，再令人嫉妒，不也得和她一样回原籍支教，想到沈柏舟小心呵护的小公主就要去山区受苦，宋瑾瑜顿觉心里舒服了不少。

似是察觉到对面的注视，明月快速喝完碗底的粥，去抽纸巾。纸巾盒是老式的绿色塑料盒，抽了几次，才拽出一张。明月擦了擦嘴，将纸巾团成一团扔进桌下的垃圾桶，“我们走吧。”

宋瑾瑜起身去皮箱里翻找外套，明月主动去结账。

她向老板打听长途车站的位置，老板指着街道对面的一幢四层楼房，扯着浓重的口音告诉她，“就在那院子里。”

宋瑾瑜套上红色夹克，追着明月要给她早餐钱，明月不要，宋瑾瑜只好作罢。她们拉着行李箱到对面长途客车站买了两张到川木县的车票，然后在气味难闻的车站等了一个小时，才终于坐上一辆大巴车。

川木县距离皖州有一百公里，正常的话，经省道一个多小时可以到达。但明月没想到川木县位于秦巴山区纵深地带，是全省面积最大、人口密度最小、平均海拔最高的深山贫困县。沿途几乎都是绕弯山路，车辆行至半程，明月已经出现晕车不适的状况。

宋瑾瑜的家在川木县下辖乡镇，大学期间往返家乡和同州，她早就习惯了长途汽车的颠簸。她掏出包里的橘子递给明月，明月只要橘皮，橘子瓣又还给宋瑾瑜，她闻着橘皮散发出的果香味，感觉稍微好了一些。

好不容易挨到川木县，在县城中心车站，明月和宋瑾瑜随便扒了几口午饭，就乘坐公交车去了县教育局。在县教育局人事科，她们见到了主管分配的王干事。王干事是个中年女性，体型偏胖，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镜，看人的时候，会像刻板的教授一样低下头，拉低镜架，向上撩眼皮。王干事先是仔细打量了一下明月和宋瑾瑜，然后和办公室里的几位同事低声说了句什么，明月没听懂，不过看他们笑嘻嘻的表情，应该是说她和宋瑾瑜。

明月因为晕车，再加上吃了几口冷饭，胃一直在翻腾。她强忍着不适，悄悄靠向旁边的桌沿。可最后还是没能忍住，只好借口去卫生间，一路小跑了出去。呕了几口酸水，胸闷症状才得以缓解，明月用冷水细细漱了口，又用双手捧在脸前呵了口气确定没有味道，才步履匆忙回到人事科。

还未进门就听到宋瑾瑜的声音，她是这里的人，方言讲得很地道。她正声情并茂地向教体局的人讲述自己在大学时的经历，当明月听到宋瑾瑜说她的课件曾获得过学校的大奖时，她的脚步忽地一顿，而后，走了进去。

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弥漫着同州特产的味道，而宋瑾瑜竟坐在王干事身边的椅子上，还在绘声绘色地说着。

明月轻轻咳了一声，宋瑾瑜猛地回头，看到明月，脸上的表情变得有

些不大自然。她拢了拢头发，冲着明月笑了笑，说：“明月，快来办手续吧，我已经办好了。”

明月看她一眼，走过去。宋瑾瑜赶紧起身，扶住明月的胳膊，表情关切地低声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来，快坐下。我和领导说了，你晕车。”

明月不动声色地躲了一下，“我没事。”

宋瑾瑜的眼睛里闪过一道锐光，但很快就隐去，她笑了笑，“那就好。”

王干事朝宋瑾瑜投去赞许的目光，之后，她把几张表格递给明月，让她填写签字。明月照做，等她把表格交还给王干事，王干事看也没看，就压在宋瑾瑜的表格下面，对明月说：“你准备一下，去红山镇高冈小学支教。”明月还没反应过来，王干事又对宋瑾瑜说：“小宋，你留在县中学吧，可以充分发挥你的特长和优势。”

宋瑾瑜的眼睛里掠过狂喜，她在心中大声欢叫，不用去山沟沟了。红山镇，那可是川木县最穷的地方。明月不知道，她却最是清楚。

办公室里出奇的安静。明月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而人事科的干事们却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那个不说话的姑娘。

在县中心车站，明月没有买到车票，因为红山镇地处偏远，车站只安排了一班客车往返，上午发车，下午返回，这会儿返程的车快要回来了。

明月扒着窗口，问：“同志，我有急事，今天必须要赶到红山镇，请问还有别的办法吗？”

售票员瞥了她一眼，语气凉凉地说：“有钱就包车呗，只要肯花钱，哪儿都能去。”

明月将嘴唇咬得生疼，“去哪里包车？”

售票员不耐烦地指了个方向，明月看了看，竟在车站对面。

“明月，你怎么不听劝呢！王干事都说了你可以明天再去报到，你就在县里找个地方住一晚，要不，你过来和我挤挤，我刚分到一间宿舍。”电话

那头的宋瑾瑜语气兴奋地劝说明月。

明月低下头，脚尖在地上的水洼画着圈，半晌，才说话，“不用了，我找到车了。”

宋瑾瑜叹了口气，“那好吧，你路上小心，我听大人说那地方民风彪悍，你凡事多长个心眼，这里不是同州，你也不是你家沈王子的小公主，记得机灵点，小心被人糊弄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明月勾起唇角，嘲讽一笑。她是太不聪明了，做不到巧舌如簧，更不会阿谀奉承，所以，她才会冒着雨在陌生的小县城里游荡。

可能她的语气透露了一些情绪，宋瑾瑜也不说话了。

就这么僵了一会儿，宋瑾瑜咳嗽了两声，主动开口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刚才不应该说谎。其实，学院比赛得奖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我……”

“算了。”明月抬起头，望着雨雾下的川木县城，“我该走了，你多保重。”明月收起手机，拉起行李走向路边的商店。

商店不大，却挤满了进来避雨的客车司机。这些司机都是本地人，靠在汽车站捡漏或是包车过生活。

明月的出现，引来众多关注的目光。“要包车吗？”“去五里川吗？收你一半价钱！”“河塘、五里川、关坡便宜了啊，大出血，便宜了啊！”

商店里烟雾升腾，明月被呛得咳嗽起来。她用手背按住嘴唇，后退了两步，轻声问道：“去红山镇吗？”

“啥？你去哪儿，说大声点！”一个牙齿被烟丝熏得浊黄的黑脸男人走了过来。看有活计，他的身后迅速聚起一群司机。

明月放下手，抬高音量，“我说，我想去红山镇！”

话音一落，明月看到那些男人的表情都变了，后面的人纷纷后撤，那名牙齿黄黄的司机摆摆手，说：“红山镇，不去！”

明月着急，上前一步，“怎么不去？我包车还不行吗？”

“包车也没人去，我们的车不行，跑不了那样的山路。”说着，那司机

指了指道边停放整齐的破旧面包车。

“是呀，包车是赚得多，可我们还要留着命养活老婆孩子。”有人插话。

明月咬着嘴唇，脸憋得通红，她始终是不甘心，于是狠下心来，说道：“我加钱！我出两百块，有人愿意去吗？”

这次，倒是几个人站了起来。其中有一个司机，上来就要价三百五，明月摇头要走，那人才松口，“二百五，不能再少了！”

在一众男人的哄笑声里，明月只好接受了这个荒谬又可笑的“天价”，而且出发前，还要全款付清。作为交换条件，明月要求看他的驾驶证。

那男人不情不愿地掏出自己的证件。被磨得几乎没有棱角的驾驶证和身份证搁在一起，交给明月。黄建军。短暂几秒，明月已经把他的家庭住址背了下来。

上了车，才知道这面包车有多破。车里的座位拆装成了面对面的连椅，没有座套的椅子假皮开裂，露出里面黑色的絮状物。

车里味道刺鼻，明月强忍着恶心，想摇下车窗，却被黄建军提醒说：“窗玻璃固定死了。”

明月忍不住抱怨了两句，谁知他却振振有词地解释说：“这是为你们的安全考虑。”

明月把沈柏舟送她的零食倒腾到一个袋里面，空出一个塑料袋铺在椅子上，才小心翼翼地坐了上去。

黄建军拧着钥匙发动车，很是耽搁了一段时间。虽然明月不懂车，也能看出这辆车的车况不怎么好。她有些担心，可没等询问，前排的黄建军却突然吼了一声，面包车随之强烈震动，轰的启动起来。

“欠揍！”他砸了砸方向盘，然后回头瞥了一眼表情忧虑的明月，笑着安慰说，“没事儿，不会耽误你。”

最好是这样。

明月以为这就要出县城了，却不想黄建军竟拉着她在县城绕起了圈子，

她问怎么回事，怎么还不走，他却咧嘴胡编理由，说这会儿道上堵。

明月气得直翻眼睛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黄建军围着汽车站周边绕了几个圈后，终于将车子缓缓靠向路边，他一边摇下副驾驶的车窗，一边态度热情地冲着人行道上的一个男人招呼道：“老乡，坐车不！”

明月刚想说话，却被黄建军的眼神给吓到。她咬着嘴唇，脸气得发白。

外面的雨下得不小，可人行道上的男人却没有打伞，他听到声音，停下来，朝车里望了望。

黄建军一看有戏，立刻加大音量，“你去哪儿，五里川还是关坡？”

那人朝车子走过来，他步子很大，几步就到了车前，可能面包车妨碍他的视线，他弯下腰，勾着头，用标准的普通话问道：“去红山吗？”

明月从副驾驶的缝隙处紧盯着车外的那个男人。从她的角度看过去，只能看到一抹黑乎乎的影子，她特别想提醒他别上当，可话到嗓子眼儿，又被黄建军暗藏威胁的眼神给憋了回去。果然，黄建军再次开出天价。这次，他开口就要三百。

明月心想，不会又多个二百五吧。谁知外头那男人，直接开口说了个数，“三十。”

黄建军嘿嘿一笑，“兄弟，开啥玩笑。”

“不去算了。”那男人撤回身子就要走。

黄建军拧着眉头考虑了一下，觉得有得赚总比没有好，又扯着喉咙叫道：“上车！老乡，上车！”

明月就听到车门哗啦一声响，紧接着，一股浓郁的雨气涌了进来。

明月先是看到一只男人的大脚，踩在车厢中央，接着，面包车晃了晃，便暗了下来。明月只看到一个男人的侧影，高挺的鼻梁和黝黑的肤色几乎融入车内昏暗的背景。可能男人的存在感太强，明月瑟缩了一下，将目光错开。

她并未出声，可那人竟一下就发现角落里的明月。他的动作明显顿了顿，然后低声询问司机：“你这车被人包了？”

县城里跑长途的私车极少有去红山镇的，尤其是这样的天气，敢去红山镇的司机几乎没有，除非是高价包车。

黄建军咧嘴讪笑：“赚点辛苦钱，一家老小等着吃喝过生活呢。”

那人没再说什么，咻的一下，拉上车门，然后猫着腰在明月对面坐下。

车里空间狭窄，明月尽量缩在角落里，可那人的腿随着汽车的摆动，还是会撞到她。明月无奈，只好闭着眼睛假装睡觉。她不知道的是，在她看不见的时候，那个男人的目光一直锁在她的身上。

所幸后来黄建军没有再继续拉客，他开车载着两人出了县城，直奔红山镇而去。一路新修的乡村公路走得倒也顺畅，可就在明月暗自庆幸之时，黄建军却提醒说：“过了五里川，路就难走了，你们做好准备。”

明月心存疑惑，做好什么准备？

没过几分钟，车子吭哧几下，翻过一段坡路，顺势朝路右边的一个岔路口拐了进去。顿时，面包车就像是上了发条的跳舞机器人一样，在泥泞的山路上左右摆荡起来。明月不防备，被巨大的惯性弹起，额头恰好撞在头顶的塑料扶手上面，疼得她叫出声来。

对面男人倒是利索，一边紧拉扶手，一边蹙着眉头，大声问前面开车的黄建军，“你这车有问题吧？能跑到红山镇吗？”

黄建军满不在乎，摆摆手回答说：“绝对可以。”

明月等对面男人坐下，低声对他说：“刚才他就打不着火。”

这是她出城后第一次开口说话，对面那男的可能没想到，愣了愣，才看着她，点点头，“没事。大不了不给他钱。”

明月苦着脸，委屈地说：“我付的全款。”

那人的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，像看傻子一样盯着她看了半天，摇摇头，没发表任何评价。

不用他说什么，明月也觉得自己是个傻子。可她却不会后悔，因为人有时候就该有那么点自尊和傲气。就连沈柏舟也说过，他最喜欢也最欣赏她的地方，就是她骨子里棱棱角角的个性。这个不算是优点的优点，让她变得与众不同。

雨越下越大，天色也渐渐转暗。泥泞崎岖的山路让明月受尽了颠簸的苦楚，当她控制不住，抽出塑料袋呕吐不止的时候，她终于明白，那些川木县拉客的司机为什么不来红山镇了。她也终于明白了，黄建军说的做好准备，是什么意思。

可能见她太过难受，对面的男人从座位上起来，倾过半身子，试图拉开明月这边的车窗。

明月捂着嘴，摆手制止，“被封死了。”

隔着半尺长的距离，明月仍能感觉到他的怒气，正在以光速发酵升腾。

就听到他问了黄建军一句什么，而后，他的手扳着车玻璃，不知怎么划拉了一下，车窗竟开了。

随着大量新鲜空气涌入车厢，明月快要被折磨发疯的脑袋清醒了不少。

“你坐窗户这边，会舒服点。”他建议说。

明月朝他投去感激的一瞥，又向前挪了挪，把脸凑近车窗。

谁知，还不到五秒，“啊——”明月尖叫着缩回脑袋，一脸惊恐地指着窗外，哆哆嗦嗦说，“外面……外面是悬崖……”她有恐高症，从不去高的地方，可现在，外面距离面包车一米不到的地方，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。

这次，不仅对面的男人笑了，就连黄建军也在汽车转弯之后，扭头瞥了一眼瑟瑟发抖的明月，哈哈大笑，“红山镇四圈都是这种路，你连这都害怕，那以后还咋出门！”

明月闭上眼睛，脊背紧紧贴在车厢壁上，紧张起来，晕车的感觉倒是轻多了。她正在想司机开车可能也是因为精神专注而不晕车的时候，她坐的车却突然减速，就听到黄建军一声咒骂，随后，面包车停在狭窄的道路